

叮叮当，卖麻糖

□张文海

春日，我们一家来到洪雅县柳江古镇游玩。突然，传来一阵“叮叮当”的声音，不远处，一位小贩正在叫卖四川的一种大众化零食麻糖，也叫叮叮糖。

“叮叮当，卖麻糖”，这是农村儿童最喜欢听的一种乡村“音乐”。因为麻糖便宜，再穷的家长，都可为自己的娃娃买上一点，一些农村，甚至可用一碗米换麻糖来满足馋嘴娃娃。

有人误认为麻糖是白糖、加芝麻加面粉混合熬制的，其实，这三者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。麻糖实际是麦芽糖做出来的，这“麻”字，就是(麦芽)二字的拼读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我家所在的张家大院，因为有人到成都怡糖作坊买糖糟喂肥猪，几乎家家学会了做麦芽糖。麦芽糖又名清糖、饴糖，街头卖的乐山甜皮鸭用的就是这种糖。

那时，我们将一碗棕色粘稠的麦芽糖，不断用筷子搅拌上挑，麦芽糖就会逐渐变白变硬，最后成了麻糖。过去有的糕点铺为了吸引买主，常爱在店门外进行扯麻糖表演：一位头戴白帽、腰扎白裙的师傅，先把一大坨初成的浅黄色麦芽糖搓成柔软条状，挂在门前立柱上拉长，再回挂在柱上反复拉扯数

次，浅黄的麦芽糖就逐渐变成麻糖了，这就是四川人说的“扯麻糖”。

制作好的麻糖遇热容易发粘，为了防粘，表面必须撒一层熟米粉，要吃时，用铲子和小锤敲成小块，每小块均裹上一层米粉，便可分块取食。铲子和小锤，二者是一对能干的生意搭档，有生意时，它们是敲碎糖块的工具；无生意时，它们马上转换成“播音员”，货郎左手食指挂住铲子，右手握锤击打铲子，便可发出“叮叮当”的悦耳之声，一听这勾魂之音，娃娃们的馋嘴，怎会不被它钩住？

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，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：730156805@qq.com

拈颗胡椒顺口气

□汤飞

我第一回听到这句土话，是在老妈劝说一对因闹矛盾互相没开腔的姊妹时。“都是一个妈生的，有啥子解不开的疙瘩，未必还真的打算老死不相往来？你让一步，等她拈颗胡椒顺口气。有啥子不得了，气顺了啥都对。”

我当时还觉得很奇怪：为啥要拈一颗胡椒来顺气呢？拈颗花椒或者海椒得不得行？抱着虚心求解的态度上网搜了一下，才发现人们使用“胡椒”一词是有原因的——它辛温，有顺气、温中、祛

痰等功效。由此可见，哪怕是因顺气为原则的俗语，也透着智慧，俗得通透，俗而有用。

拈颗胡椒顺口气的意思简单明白，藏在后半截儿，要想顺口气，须得出口气。有时也用来表示人要识趣，差不多就行喽，找个台阶下嘛。

我的老家徐家湾，地方不大、是非不少。其中有个李老头，喜欢背起竹背篋到处走，顺手扯点草草苗苗，捡点干枝枝，搂点干树叶。有时经过谁家菜园子的时

候，趁人不注意撒两把青菜叶子、拔两窝蒜苗。那天，他惹到了脾气火爆的徐大爷，好比摸了老虎屁股，后者非要找他的麻烦。徐太婆说：“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他虽然是爱整这儿整那儿、贪小便宜的调门，但他娃儿懂事得很。每回看到你，不是老远就打招呼，你喊他搭把手，跑得飞快，做事踏实又不惜力。拈颗胡椒顺口气，不跟李老头计较。”

徐大爷叹口气：“老子丧德八事，倒要靠儿子来撑场面！”

□许江舰

言，说他是“花脚乌龟”，很有经商头脑。

花脚乌龟，是一种比喻的修辞手法，形容人头脑活络，脑瓜子转得快，显然是赞美之词。但有时也暗含贬义，指一个人爱耍小聪明，鬼名堂多，总爱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搪塞，或拒绝做事情。

隔壁邻居的儿子小军，读小学四年级，调皮活泼，性格外向，平时也爱耍点小聪明。有天晚上妈妈在厨房做饭，发现没盐了，叫他赶快下楼去买。小军哎哟哟地叫起来，说学校当天上体育课跑了800米，累得很，脚还

在疼，叫哥哥替他去，于是妈妈只好叫哥哥去买。又有一次，学校语文老师布置家庭作业，写作文《我的爸爸》。小军偷懒不想写，妈妈问他原因，小军嘟起嘴巴：“爸爸天天在外打工，看都看不到，哪个写嘛！”这下妈妈发火了：“哼，你那点花脚乌龟，还来麻我，你跟老汉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，像都画得出，还写不出吗？”小军顿时不吱声了，只好乖乖地伏在桌上写起来，又是看范文，又是翻字典，不到一个小时，规规矩矩地写出了一篇400多字的作文。

□冯继军

因此约定俗成用“打哇哇”来招呼大家静一静，表示游戏暂停。当然有的时候，“打哇哇”太多难免会让人产生反感，这个时候，大家又约定一个人只能“打哇哇”几次，大家在游戏中才能玩得开心。

生活中，人们把不加思索随声附和敷衍了事的行为也叫“打哇哇”。比如张三问李四这个事情干得干不得？李四不置可否，不加思索地随口打哇哇：“干得，干得”，反正事情做好做不好与己无关。

打哇哇，通常有这样几种情

况：一是胸无点墨，缺乏主见，一问三不知，只好打哇哇敷衍了事。二是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，与世无争，随口打哇哇。三是不加思索，随声附和，张口打哇哇。四是缺乏担当，遇事躲边边，顺口打哇哇。

一个人如果经常“打哇哇”，老是不加思索地顺着别人说话，那他多半是个没有主见、没有原则的“好好先生”。久而久之，“哇哇”先生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就会大打折扣，成为无足轻重的角色。

□新华

哒！”

我的孙女差几个月满三岁，也使得嘴儿了。她奶奶饭蒸熟了，菜炒好了，对正在看动画片她叫一声：“小满，快去叫爷爷吃饭！”她便屁颠屁颠地跑到书房门口。如果见书房开着灯，便踮起脚后跟把门边墙壁上的开关按

下，转身跑回客厅，继续看她的电视。过一会儿，见我没动静，她又跑到我坐的椅子边，用她的小手拍拍我的胳膊，转身又跑了。我走出书房，她正在客厅歪着头冲着我调皮地笑呢。

孙女不到三岁就使得嘴儿了，真好！

闪色子

□陈世渝

闪色子勒个重庆方言嘿有趣，意思是本来恁个，却浪个了，跟拆台、扯分儿差不多意思。

春天到了，天气热和了，我本打算星期天带着孙女到儿童乐园去耍，不料遭勒事那事耽搁了，紧倒没有去成，孙女翘起小嘴巴嘿不安逸。她因此又哭又闹，说我说话不算数，闪色子。

那天张三、李四、王五和谢六打麻将，本来该张三按色子，李四却搞刨了，默倒是各人的庄，“叮叮当当”地一下逗逗误按了。张三脸一马起，嘿不安逸地盯到李四，有点冒火地说：“看到半天才开个胡，你娃还好耍啷，闪

我的色子，勒盘输了找你撕皮哈！”

有一次，我们几个退休老头、老婆婆约起到云南去耍。欢欢喜喜啥子都准备好了，还有一两天逗耍要出发了，大家的心情都有点激动，巴心不得说走走走走。哪晓得，计划没有变化快。突然一哈勒个不想去了，一哈那个屋头又有急事，好扫兴哟，我一下逗逗没得心思和兴趣去了，真是大闪色子了。

我想，二回要走哪里，各人去，利利索索，撇撇脱脱，免得勒个恁个，那个浪个，人多岔子多，艄公多了打烂船。还没出门，逗逗锣鼓不齐，哪个喜欢扯分儿闪色子嘛？

掬(ru á)

□胡华强

“掬”读作 ru á，基本等于“揉”的意思。“揉”的发音的确很“柔”，让人想到温柔，想到柔和，而“掬”的发音，清晰而有穿透性，虽有“揉”的意思，却排斥了“轻柔”的意味，保留了“揉”的动作方式，却比“揉”力道要大些。

“把盆子里的衣服掬一掬。”“肩膀酸痛，你给我掬一掬。”有用力揉搓、按摩之意。“掬面”“掬馒头”，这是白案师傅的日常劳动，不用力如何吃得到热馒头？“他把教材掬得很熟。”这里的“掬”是“反复钻研”的意思。“掬泥巴”，既指本意，也指“当农民，干农活儿”。“你要是读书不努力，就只有回家来掬泥巴。”小时候我母亲就这样激励我。“掬”，也有“顺势揉搓”“按压”等意，还有将某一种或者几种成份充分混合黏结的意思。要和出合适的面团，“揉”不行，必须“掬”；要让肩膀的僵硬得以缓解，“揉”不起作用，“掬”才过瘾。

具体的物质可以“掬”，抽象的东西也可以“掬”，“掬包包散”就是个典型的例子。有一种“和

稀泥”的人，他们最喜欢最擅长的事就是“掬包包散”。“包包”就是受伤后形成的肿块，好比人与人之间产生的矛盾，出面调解的人只求把矛盾暂时缓和，不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于是要么两边说好话，要么各打五十大板——此手段就谓之“掬”，使矛盾暂时平息。然而，这样的解决方式，矛盾迟早还会再次爆发。喜欢“掬包包散”的人，要么是和事佬儿，要么是别有心机者。

还有一种“掬”，就是用这种反复的不轻不重的手法，使人迷醉，使人眼花缭乱，从而可以趁机牟利。

“掬”在四川话中还可以读作“ru ǎ”，指某物件的结构不稳，有倾斜、晃动的现象。“那张凳子你别坐，是掬的，小心散架。”“老家的老房子早已掬到一边去了，住不得人了。”也可以表抽象的对象，指“不严谨”“不规范”“松散”等意思。“那个人有点掬，别太相信他。”“你几个合伙的生意，一看就是个掬掬场合，赚到钱了才怪。”

打哇哇

打哇哇，是年轻妈妈让宝宝初步感知声音，引导宝宝连续有节奏地不断发音的一种方法。妈妈先拿手在自己嘴巴上拍打，发出“哇哇哇”的音，然后拉着宝宝的小手在嘴上轻轻拍打，同时发出“哇哇哇”的声音，慢慢地宝宝学会了用小手在自己小嘴上拍打，发出“哇哇哇”的声音。

小时候我们玩游戏时，由于小娃儿人多不懂规矩，常常叽叽喳喳闹声一片。大家逐渐感到需要用某种方式建立一定的秩序，

使得嘴儿了

使嘴，对应的普通话是“使唤”，也就是使唤别人去做事的意思。使得嘴儿了虽然也有使唤的意思，但主要指的是小娃儿健康成长的意思。比如，两个熟人见面，一方见另一方小娃儿乖巧懂事，大人可以支使其做这做那，便说：“啷，你家娃儿都使得嘴儿了